

<<男根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男根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38335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38332

出版时间：2011-7

出版时间：重庆

作者：吴景娅

页数：313

字数：25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男根山&gt;&gt;

## 前言

“男根山”的实与虚 2009年的春天，我与一群朋友来到位于南重庆的綦江。这里以盛产农民版画和东溪美女著称，时常令人为之动容。那些田野工作者们的版画语言，一不小心就与当今世界艺术最先锋的东西撞了个正着；而东溪生生不息的美女与那里清澈的河水、石桥以及树冠盛大的黄葛树，都具有不可思议的、顽固的基因密码。但，我只不过与它们擦肩而过，更如一枚身不由己的石子，被上帝之手扔向了綦江永新的万亩梨花海洋之中。

那真是海洋。

梨花从一座山向另一座山行进，谁也无法阻挡这白色的脚步，即便是遭遇沟壑，白色也不过顺势而下。春天的薄雾在山谷间弥漫、飘浮，让远处危险的悬崖也更像是审美意义上的优美线描。我被这大自然深厚的宽容感染，却不知它只是即将到来的一切朦胧的序曲而已-- 夕阳西下，我站在了中峰镇一座破庙前的石柱下。

石柱二三米高，直端端地向暮色的天空插去，令人惊愕。

有人告诉我，它并不是普通的石柱，而被当地人称作“桅子”，即一种男性生殖崇拜的图腾。

中峰镇地处渝黔交界的莽莽大山之中，山岩峭壁间，或呈U型蜿蜒的河道上，处处可见“桅子”们的身影。

它们最早的该是远古（此字为：棘字下加人）人巢居、穴居此地时凿岩而刻的。

千百年岁月摧残，仍历历在目。

据说，男性生殖崇拜始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。

可以想见当时的女性是拽着怎样的一腔无奈，跟上时代脚步的，并激活母性天生的大气概，挥手向男性致敬的。

而这样充满着远古女性情义的“男根山”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，还有多少呢？

我很好奇。

我身处的破庙位置极高，有一种被春风拎在半空中的奇迹。

看到了翠竹弥漫的清溪河咫尺天涯般地在眼皮子下流动，让我对它“阴阳合”的图案一目了然却又不敢相信：老天，大自然真敢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交欢么？

我内心隐秘之处被如此巨大的图案震撼与启动了，也被如此巨大的对抗与和谐所困惑与引诱。

而耳边却一次次被山下载重货车爬山发出的吼叫声所干扰。

这些家伙们承载的将是去填埋当今人类欲壑的物质，物质总是大过承载，总把大家伙们压得气喘嘘嘘。

于是，它们的吼叫往往尖厉，往往响遏行云，浸入我们的大脑、骨髓，渐渐被我们接纳甚至消化，我们也变成了大家伙，埋头，爬山涉水，忘了思维。

在到处晃动着“桅子”影子的中峰镇，我突然看到了存在于冥想世界中的那座“男根山”：它的神秘、不可一世以及摇摇欲坠。

它会不会真的就存在呢？

会在哪里？

我的探索，与大家伙无关，与难填的欲望无关，不过是像担忧一颗星辰的命运一般来担忧漫无边际的问题，比如男人的消失和许多的消失。

我渴望答案。

从2009年10月动笔到2011年春节前真正的完成，一直在苦与累、肯定与否定间挣扎。

感谢住在天堂的父亲给了我勇气与信心，让我最终战胜了徘徊；在此，还要衷心感谢在我写作与出版过程中给予我真诚帮助的出版界、评论界的老师和朋友们，我一铭记在心，并化作向善的力量，继续前行。

<<男根山>>

## <<男根山>>

### 内容概要

重庆出版集团携手铁凝、王安忆、池莉、迟子建、赵玫、吴景娅等中国当代女性作家，打造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爱情小说书系“月光之爱”。

《男根山》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爱情小说书系“月光之爱”首推作品，重述女人灵肉之魂、重解人类永恒之谜！

本书以女主人公奕华的生活和情感经历为主要内容，通过她在家乡、在学校、在社会中接触到的男男女女：视为母亲的上官子丹老师、无耻而热烈的赵俐俐、过于聪明、强势的母亲、正气浩然、儒雅、体贴温柔的父亲、热恋她的马狂、酷似初恋情人的林一白等等，写出了作者对男女之间神秘关系的生命反思，表达了作者对生命、生活、情感的感悟与沉思。

## <<男根山>>

### 作者简介

吴景娅，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，有过教师、记者、媒体策划人，女性问题研究者、两性情感专栏作家等身份。

自1984年发表处女小说起，已在国内外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。

其散文随笔在国内很有影响，为西部实力散文作家。

现为新女报传媒副总编辑、《健康人报》总编，已出版作品有《美人铺天盖地》、《与谁共赴结局》、《镜中》等等。

曾获过中国散文界最高奖项——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，国内散文大赛一等奖、重庆首届散文奖、中国西部三十年散文奖等重要奖项。

<<男根山>>

书籍目录

楔子：归  
男根山  
女人的天敌  
月圆之夜  
埡口  
告密者  
恐惧  
丹巴  
素荷  
他的身体  
狂  
背叛  
奥涅金  
旗袍  
上邪  
从遮蔽，到盛开  
庄严而富有诗意地表达

## &lt;&lt;男根山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1、 奕华45岁那年对人说，我得弄出点动静。结果便是把自己的笔名改成了“男根”。她用该名发了一大堆小说，什么贱就写什么。但，一切反响平平。文坛上那些爱骂人的老人家都很忙碌，忙着走南闯北开研讨会或采风，场子都串不过来了，哪有时间来顾及一个有些黄色的笔名？网上倒有几个人骂上了几句，没人附和，也就偃旗息鼓了，接着便是无边的沉寂。奕华有些愤愤然。前些年，她已成为国内活跃的畅销小说作家，还是某大学古典文学教授、硕导和博导。奕华的风光可想而知，她一直很感谢这个无庄严感的时代。但仅仅几年后，她就有被抛弃的危机感，所以她渴望骂声。她对骂声的渴望，如此真实，远胜赞美。一切赞美在她看来，相当可疑，像逡巡在医院周围的“托儿”，尽干些伤天害理的勾当。奕华为赞美付出过的代价，让她至今耿耿于怀。奕华想让“男根”彻底主宰自己，就把户口名也改成了它。因为人的破旧立新有两种途径：一种是死亡，彻底地消失，然后重新投胎；一种便是改名，虽虚伪，到底是让自己从形式上重新做人。让奕华郁闷的是，改名时，竟没招致那位女民警的好奇或阻拦。那是个心不在焉的女人，这个时代到处都是这样心不在焉的女人。她行云流水般地在计算机表格上输入“男根”二字，淡淡地对奕华说：一个月后来取新户口。取新户口那天，奕华穿了一条黑绸长裙，及踝，下摆阔大，像一朵倒放的、快开过气的黑色郁金香。头上用红丝线扎了高高的朝天独辫，化了个深不可测的烟熏妆，着黑色的夹趾沙滩拖鞋，十个脚趾甲涂成金色。那还只是四月天，气温却邪乎地直逼39度，眩目的金色在可怕地融化。她还在胸口前垂着一把匕首的首饰，刀尖直指心窝，令人发怵。其实，在45岁之前，奕华的装扮一直趋于保守，也算优雅。她热爱灰色，虽然中性而平庸，有时还显出老气和沉闷，但她认定灰色是安全的。谁知，突然就来了一次革命，这种革命对于一个45岁的女人来说相当冒险。比如，她把黑色作为衣着的基本色，神秘之间，却透露出不可告人的目的；再如烟熏妆，它本适合长得野性与叛逆的年轻女孩，化在奕华原本清秀的脸上，像是挂上了一张吓人的假面具。没有比这更绝望的事了。人们见着奕华都会暗自嘀咕：这女人怎么啦？打算摧毁自己吗？是的，摧毁。45岁像女人的分界线，雌激素开始下降，围绝经期。女人何去何从？当初因为一滴血，从无性别的孩童变成了女人。如今又将因一滴血，回到无性别之中去？那会是万劫不复，还是轮回中的驿站，乃至尘埃落地呢？奕华困惑无比。奕华想着，宁可摧毁一切，也不能就着平庸，心安理得地老去。她穿成这样，就是打算吓那女民警一跳，从而引起她对自己新名字的高度重视。结果，女民警“叭”的一声，把新户口本扔过来，倒吓了奕华一跳。

## &lt;&lt;男根山&gt;&gt;

那女人扭过头，眼神一飞，找隔栏的男民警聊天去了。

与45岁前“蓝奕华”这个名字的告别式，竟被女民警的不用心搞得草草收场。这哪像一场革命？

但，很奇怪，奕华的告别式不久就见到效益，“男根”这个名字火起来了--文坛上的老人家组成敢死队向她冲锋，网上的骂声像盛夏的蛙噪。

读者循着骂声，把她一本叫《男根山》的新作买了个精光。

好多影视公司与她接触，想买小说的影视改编权……好消息赶在暮春之前纷纷抵达。奕华想起妮儿河的洋槐树上，开始垂下花串了吧，像搁置到天荒地老的一串串鞭炮，哑了声，却仍兴致勃勃，白色的像经了岁月的老玉或变成寡淡的月牙色，绛紫的则有了阅人无数的风情。

但它们只会开得更烂更贱，永世地贱。

奕华真要感谢这无庄严感的时代。

虽然骨子里仍旧害怕，一遍一遍叫着自己：奕华。

仿若叫魂，但已感到“男根”这个名字日益夸张与强悍，甚至，无法控制。

它挣脱她的躯体、意志，满世界飞窜，浩浩荡荡的，像一些赶场子的演艺明星，变得相当轻佻……“男根”，突然让奕华厌恶，连同自己。

她选择离开，让“男根”暂离一片沸腾的沃土。

她去了俄罗斯的彼得堡。

在彼得堡，和当地的文学同行搞了一个聚会。

她发现，俄罗斯作家远不如而今许多中国作家那样享福，几乎是单干，惨淡经营着可能是世界名著的文学。

奕华有些黯然。

尤其见着一位小老鼠一般的男诗人，在会场里蹿来蹿去，一边送着自己凑钱出版的诗集，一边推销某种家用洁厕精，身上大概洒了半瓶香水，仍压不住一身狐臭。

奕华可怜这男人的同时，竟对文学生出无尽的厌恶。

那天，还发生了一段插曲：主持人介绍奕华，直译，俄语的弹音弹出“男根”时，会场马上有了哗然，眼睛“唰”地全盯了过来，笑，憋住的那种。

两三人发言后，一位红发的女士悄悄向奕华打手势，并起身向门，圆滚滚的屁股像吃饱食的海豹， “嗖”地挤过了门缝。

奕华寻去。

门后是长长的厅廊，明暗不定。

两边的墙上挂着前苏联芭蕾女皇乌兰诺娃各时期的照片。

有一张的容颜已经很老了，鼻与唇间的皱纹如梦魇般幽深，仿若被岁月雕刻在石头上了，甚至听得见铁器击石的叮当声。

但，她仍有一双肌肉发达的腿，像男人一样有力量。

只有眼睛还是女人的，勇敢的妩媚。

奕华想，人一老，竟是雌雄同体哩。

厅廊很长，全是乌兰诺娃，这个雌雄同体物真是无尽头啊。

终于挨着了门，推开，竟是波光粼粼，原来是涅瓦河。

红发女士坐在河边石凳上抽烟，用虚无缥缈的眼神看着奕华走向她。

奇怪的抽烟姿势，让这个女人充满着悬念。

她们沿着河岸闲逛，用都不太好的英语说些令人似懂非懂的话题。

初夏，涅瓦河的黄昏已开始漫长，似乎要长得与白夜接壤。

天上的颜色艳红。

奕华想起这种红曾被一位美丽的女作家形容成天空种满了玫瑰。

她不知这位美丽的女作家是怎样想出这个天才的比喻？

可谁会上得了天去种这些玫瑰呢？

那些传说中粗枝大叶的俄罗斯人吗？



## &lt;&lt;男根山&gt;&gt;

俄罗斯人真让人奇怪啊：男人年轻时帅气逼人。

奕华便见到克林姆林宫走出一队去换岗的士兵，修长的腿穿着马靴，咔-咔-咔，步伐有力而神气，表情庄严而神圣，像肩负着重大的使命，让他们更性感无比。

奕华不由得热血奔涌，私下里有着冲动，脸竟红了。

而来到附近的亚历山大花园，见着几个俄罗斯老头坐在那里聊天，却大腹便便，从上到下的线条都是柔和圆润的，像慈祥的老奶奶；而俄罗斯的女人恰恰相反，姑娘时身段妖娆，摇曳多姿，很苗条柔弱

。老了老了，腰圆膀粗，男人般地巨大。

他们--俄罗斯人，总两性间神奇地转换。

红发女士的庞大也超乎奕华的想象，像个凶悍的动物傍在她的身边，与刚才那个小老鼠般的男人形成了雄雌概念上戏剧性的颠覆。

奕华甚至担心，如果，她粗壮的手伸过去，会不会就捏碎那可怜巴巴的小东西？

红发女士突然顿了顿，把烟头摁在垃圾箱上，伸出食指，耸立，说，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字？很需要这玩意儿？

红发女士的食指，简直称得上粗壮，立在那里，硬邦邦的，像乌兰诺娃强壮的大腿，脚尖一踮，插向舞蹈深处。

奕华不敢看：红发女士的眼睛眯成了缝，一种意味在缝间的微光中徘徊，呼应红玫瑰般的天光。

奕华猛地转过身，抓住河边栏杆，干呕了几声，却什么也没吐出来。

## 2、奕华看见了什么？

今生最不想看到的男根山。

男根山很像奕华一生都放不下的十字架，背来背去，不知何时是个头。

她一直回避那座山以及叫南巨山的小城，从不在任何简历里提及。

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来自哪里，使她失去了伪造另一种经历的机会。

而当她干脆就改名为“男根”，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时候，却已没人有什么闲工夫来“八卦”她的身世了。

彻底远离和忘掉南巨山，曾被她当做一生最大的事业。

她基本成功了，那里再没有她的亲人和朋友，那座小城也不会再流传她的故事。

甚至，她完全改掉了南巨山人说话时老爱带出的“哦呜”--你问一个南巨山男人街上好玩吗？

他肯定，便是一声“哦呜”；你问一个女人衣服好看吗？

她说好，也是一声“哦呜”。

“哦呜”，是南巨山人对事物的判断词，一针见血，言简意赅。

这也是南巨山人与生俱来、难以磨灭的标志。

这些人不管到什么地方，那地方有多遥远，因为一声顽固的“哦呜”，便可被人轻易地拎出他是个南巨山人来。

奕华却生生磨去了“哦呜”的印记，说了一口带点江浙口音的普通话。

说话时，嘴角开展、上翘，让气流擦动牙齿往外轻送，婉转低回，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女演员说话的方式，有点造作，却造作得不惹人讨厌，横竖都是在背台词而已。

很多人在电话中听不出她的年龄，更别想在千万人中把她这个有南巨山背景的人拎出来。

是的，她算不得是南巨山人。

就像有人曾调侃她，南巨山最多算是她的“养母”，可亲妈又在哪里呢？

奕华成了身世糊涂的人。

但再糊涂，南巨山也是她的上半生--然而，她要的就是从自己的上半生中消失。

很长的时间里，愈发老练的她，几乎做得天衣无缝了。

却没想到身处异国，在离南巨山十万八千里远的地方，那座山却突然清晰地展现于她面前，丝毫毕现&hellip;&hellip;还有，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，坐在朋友家的院子里，风“哧”

、“哧”就来了，吹掉奕华为了参加派对戴着的麻质玫红礼帽。

## <<男根山>>

风让所有的人都噤了声。

朋友的先生说，风叫“莎乐美”，刮来时像砍头。

单日不吹，双日吹。

奕华陡然所动，想起了南巨山也有这样的怪风，每年初夏五月底来，像守信的燕子。它不是铺天盖地、声势浩大地来，而是嗖嗖地吹成了几股，呼呼飞窜着，像龙蛇漫天搅动。偶尔，也成一把把锋利的剑似的，逮谁劈谁，拦腰一斩。

风来，奕华就会死死盯住妮儿河中间的那座山。

风中的它，像突然减肥了，瘦得不成样子，被吹得晃来晃去。

奕华真怕咔嚓一声，山断了，死在她面前。

在法国南部，奕华想起那个叫南巨山的地方，胸口止不住地痛。

小时候写作文，她老把南巨山写成男根山。

妈妈见到，呼地就是一个耳光，打得她痛了几十年。

……

## <<男根山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这是一部在喧哗浮世间需静心阅读的书。

景娅在繁复而曲折的情节中，讲述了一段被男性图腾缠绕的故事。

那荡气回肠的隐秘与残酷，宿命般限定了人性的悲剧。

小说展现了西部特有的自然山川和诡谲风情，以优美的文字穿越了行进在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人物。

——作家、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赵玫 吴景娅的视角是独特的，她描述了个体生命在自我失控的境遇中所特有的孤独与茫然，并在两性关系的驳难中，进一步确证了人性残存的亮色。

也许，一切都在衰朽，在崩败，但能够拯救人性的，正是人性内部升腾起来的这一丝微弱的光。

——谢有顺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 《男根山》讲中国过去几十年、几代人的那些事儿，但是笔墨欲重故轻，读起来像是在听远在天边的灰色演义，却又真真切切贴近尘世。

男根山的自然、人文景观独一无二，想象绝对大胆到位。

《男根山》中的女人们是与“男根”相对立的个体，通过各种政治环境下各阶层的、各具背景的、各具个性的诸多女人，多视觉、多层面体现了女人性格中受“男根”引力作用的影响而与生俱来的天性弱点，解析独特、笔法亦男亦女、态度亦怜亦烦。

时有很具悟性的点拨。

然而点到为止，精彩大气。

故事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，是真小说！

无论是佐下午茶还是供论坛争吵都是上品。

——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学系中国语言文学部Ping Li-Marx

<<男根山>>

编辑推荐

“情感教母”吴景娅唯美奉献！

一段被男性图腾缠绕的故事……最深切的爱（异性爱，同性爱）都无法改变终极的孤独！ 这些文字只应有两个读者：男人和女人！

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巅峰代表作赵玫、谢有顺等鼎力推荐！

<<男根山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